



深爱的仇恨

暴富的贫穷 真实的谎言

长篇犯罪心理小说

吴尔芬◎著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姐妹



长篇犯罪心理小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

——《马太福音》第19章23、24节

姐妹

吴尔芬◎著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姐妹/吴尔芬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142-880-6

I. 姐…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3437 号

姐 妹

著 者: 吴尔芬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80-6/I·413
定 价: 29.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姐妹

内容提要

世外桃源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里有一个纯情的诗人爱上了一支歌，一支世界上只有三个女人会唱的客家山歌，于是，这个诗人就爱上了三个会唱山歌的女人；而这三个女人一个爱他，一个想利用他，一个爱他的钱。后来，这个纯情的诗人成了桃源最有钱的人，而金钱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这个诗人于是夫妻双双中毒身亡了。

本书描述了中国最具爱心的传统经济互助“桃花会”演变成杀人工具的心路历程，作家以逼人的真实，讲述鲜为人知、闻所未闻的花痴故事。尤其是金钱至上对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普通人财迷心窍后的丑态，本书有最直接的反映。《姐妹》是一本世相记录，意在探寻商品社会的精神痼疾。文笔优美流畅，富于哲思，读后令人难以释怀：

在最美的世外桃源，为什么没有美的生活？

《姐妹》，一场飞蛾扑火的人间劫难，一首金钱游戏的英雄挽歌，一次世外桃源的残酷毁灭。

姐妹

目录

第一章：爱情	1、世外桃源	004
	2、花季	006
	3、初恋	011
	4、桃花结	016
	5、花痴	023
	6、求爱	028
	7、桃花会	031
第二章：仇恨	8、宋朝霞	039
	9、白达	043
	10、强奸	045
	11、陶传清	049
	12、水果西施	055
	13、真相	061
	14、翻案	067
	15、恩人	072
第三章：婚姻	16、起会	080
	17、贿赂	085
	18、婚礼	090
	19、栗坡乡	093
	20、情变	101
第四章：乱性	21、三把火	114
	22、心理咨询	119
	23、典礼	125
	24、鸡蛋的梦	128
	25、乱伦	132
	26、钱的功效	136

第五章：金钱	27、钱在说话	148
	28、桃花彩选	158
	29、诗会	166
	30、航船	183
	31、浮华	187
	32、客商	200
第六章：破灭	33、转折	206
	34、预感	210
	35、例外	215
	36、传记	220
	37、哄抢	225
	38、宝藏	231
第七章：谋杀	39、厦门	238
	40、命案	247
	41、告别	256
第八章：死亡	42、烂会	272
	43、绑架	279
	44、夺宝战	286
	45、神仙泪	292
	46、白达的补白	298
后记		306

姐妹

第一章：爱情

- 1、世外桃源
- 2、花季
- 3、初恋
- 4、桃花结
- 5、花痴
- 6、求爱
- 7、桃花会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唐)杜甫

亲爱的读者，在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我要先跟你做一个心理游戏。假如我问你：

“路上碰到一堵高墙，你将怎么办？”

当然，我这里指无论上下左右，视力所及全是墙面。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呢？越墙而过？还是用脑袋碰穿墙壁？总之，你一定会考虑各种各样的行动方案。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暗含着一种测试，看你对死亡的态度如何。因为那堵高墙象征的就是死亡。

朋友啊，在这个世界，在你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千难万难。白天你要走出家门，去上学去上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一个轮椅上的残疾人却是千难万难；晚上你要打开电视看新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一个瞎子来说却是千难万难；在你家，时间到了就要开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一个非洲难民家里，却是千难万难；在你看来，明天的阳光一定要临到你头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你知道对我来说一缕阳光意味着什么吗？每一缕阳光临到我的头上都是命运的恩赐，那等于说，我又多活了一天。

活着的人，他要求活得更多，要金钱、要美女、要名誉、要地位；将死的人，他只要求活得更久，多一天的空气，多一天的阳光，多一天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多一天对往事的咀嚼就多出无穷的乐趣。我读过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在监狱里一人独处，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哪怕在社会上只活过一天，也足够他在监狱回忆一辈子。这就是回忆对时间的补偿。

在九号房监狱，有一个人比我更痴迷对往事的玩味，他叫梅小如，文文弱弱的小年轻。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写自传，将头深深地埋向纸面，写着写着就哭了，那么一个瘦小的人哭得那么悲恸、那么绝望，像一只被放了血的鸭子在祭祀的纸钱上挣扎。每一次见到梅小如这个样子，我的心都要被抓挠一次，但我掉不出眼泪，我没有眼泪，只有心酸。梅小如无数次攥紧我的手腕哭诉：

“大哥，我死得不值呀，我虚岁 22 岁，实岁才 21 岁，我没上过

班，我没赚过钱，我没孝敬过父母，我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我，我，我甚至没吃过一次龙虾大餐。大哥呀，我真的不值啊。”

我的手不是上帝的手，不是菩萨的手，也不是神仙的手，挽救不了小如的性命。小如的案子是铁案，他杀死了九号房的九爷，手段之残忍超乎普通人的想像。尽管小如死得其所，我怎么忍心抽回自己的手呢，任由他擦眼泪、抹鼻涕吧，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衣冠楚楚是多余的。白达暗示过我，这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迷恋世界的小兄弟，完全有可能跟我同一批执行死刑。我们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却能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何等的缘分？白云奉献给蓝天，鲜花奉献给草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小兄弟？假如我是上帝，我可以让你的灵魂死后上天堂；假如我是菩萨，我可以让你早日转世投胎到富贵人家；假如我是神仙，我让你变化成一只小鸟去投奔自由。

死亡真的如此可怕吗？古代许多文字资料都讲到死亡曾带来惊人的美学感受，其中有一篇叫《一个思想者同自己灵魂的谈话》，这是一篇四千年前的埃及先知用莎草纸写成的文献。这是一个困顿绝望者的绝妙自白，他试图用诗的形式使自己信服：死亡是仁慈的，是令人快慰的。

我今天面临死亡，如大病初愈，如离开病床。

我今天面临死亡，如莲叶的馨香，如陶醉的河岸上。

我今天面临死亡，如远离了暴风雨，如游子回到故乡。

我今天面临死亡，如多年的囚徒，渴望同家人欢聚一堂。

我今天面临死亡，如没药的芬芳，如在绿树浓荫下淋浴风凉。

我老婆花季讲过，她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做过这么一个实验，老师说，“地球之上的人口太多了，死掉一个亿一点问题没有，同意死一个亿的同学请举手。”结果每一个同学都举了手。老师又问，“这一个亿包括你在内，同意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我们讨论死亡问题是轻松的，死亡临到自己头上就是难以承受的重担。我们惧怕死亡，不一定就是对今生的贪恋，有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死后要去哪里，也有可能是没有活够，比如梅小如。小如口口声声说自己死得不值，他觉得人生在世该体验的没有体验，该获得的没有获得，这是一颗年轻的心啊，这颗年轻的心因为缺乏失望的反复磨砺而不满足。人生真的是经历出来的，任何事情，经历了就不过如此，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桃花层层飘落过，祖先耕过野兽踏过我们曾经走过。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就是人生，当你缺乏的时候，你渴望；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厌倦。这就是我和小如的区别。

我是个木讷的人，所以大家叫我哑巴。我当然会说话，只是说得太少，往往话还没出口就烂在肚子里了，以至于别人忘记我的舌头也有说话的功能。小如希望我多讲讲如何捞钱，如何睡女人的，他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要拣有意思的讲。”

“那就从世外桃源讲起吧。”我说，“只有从世外桃源讲起，你才会明白，正是人心的贪婪败坏了大自然的荣光。”

1、世 外 桃 源

桃源是一种绚丽而充满魅力的所在，到过闽西桃源的人，都说那是天底下最养眼的地方。

每一年的春天，我都要上山采摘桃花。当我站在桃源洞山顶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峦向天地间的交汇处铺展，像波浪起伏的绸缎。收回目光，我发现整个桃源盆地被无边无际的、粉红色的花云所环绕。春风拂过，飘飞的花瓣彩霞那样徐徐涌动，撒落在小城的上空。

这就是闽粤赣著名的“水蜜桃之乡”，山地水蜜桃园几万亩，鲜桃畅销江南。这么说吧，只要到了桃源，小学生也能写出抒情散文，文盲也能绘出最美的图画。

桃花街是桃源市最拿得出手的繁华街道，市政府、国税大楼、金融中心、金叶大厦，以及威严的法院、公安局、头顶大锅头的广播电视局、吓人的消防队，都气宇轩昂地排列在桃花街，给外地人瞧瞧，桃源市虽然是县级市，比一般的县城还要牛气冲天。

难道桃花街就完美无缺吗？不，文化馆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就是桃花街这件鲜亮西装的丑陋补丁，用城建局长的话说，“文化馆是桃花街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败笔”。被城建局长视为枕边蚊子、碗中苍蝇的文化馆，历任市长无不欲拆之而后快，但鸡立鹤群的破败小楼始终岿然不动，这要归功于一个叫黄慎的古人。

文化馆的张思发是我后来搞桃花彩选的搭档，据他考证，清代康熙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早年向汀州画家上官周学艺，桃源与汀州一江之隔，黄慎多次经过桃源，跟桃源画家毕欣是拜把兄弟，在桃源留下了丹青墨迹，包括山水、人物、花鸟条幅。《伏生授经

图)、《商山四皓图》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人物,用笔工整、设色细腻,很有上官周的画风。跟蒲松龄一样,黄慎背了一辈子四书五经也没捞个官位干干,穷得丁当响,靠卖画买米砍肉,晚年回故乡宁化定居后,还三天两头来桃源蹭饭局。文化馆这幢小楼古时候叫“观桃园”,意思是站在楼上可以观望到远山的桃花,正是画家毕欣的故居。

这些说法桃源市一般的文化人都耳熟能详,不足为奇。让人称奇的是,张思发写出了论文,说黄慎就是在观桃园跟上官周学画、在观桃园跟毕欣切磋画艺的。白纸黑字的文章收进《桃源文史资料》,成为文化馆旧楼与黄慎有关联的铁证。

我搞桃花彩选的另一个搭档叫谢军,也是文化馆的干部,他甚至拿出物证,说自己收藏有黄慎的一张叫《采桃图》的人物画,笔墨豪放,衣纹勾勒多用书法笔韵,味道古朴,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在桃源市引起轰动的是,这张《采桃图》的落款赫然写着“观桃园”。

文化馆冷落到一种程度,就剩陈馆长孤家寡人坐在藤椅上拉二胡。馆长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馆长,二胡是一把走调的旧二胡,藤椅是一张瘸腿的破藤椅,一束阳光从报纸糊裱的窗缝打在陈馆长陶醉的胖脸上,那个悲惨的场景呀,真让人不堪回首。

文化馆本来有三个半人,除了陈馆长,还有年富力强的谢军和即将退休的张思发。怎么叫三个半呢?会计是图书馆过来兼的,只能算半个。

先介绍谢军。谢军年过四十,早就盼着陈馆长下台取而代之,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文化局的一纸空文,宣布他为文化下乡工作组组长。馆长也不过是个“屁”股级,组长更是狗闻臭屁空欢喜。谢军气得三天以烟代饭,整一条乘风烟抽完才有了主意:还是要在专业上有所作为。目前,谢军家里养了三只猫,用于临摹老虎的不同形态。他对我说:

“去他娘的屁股馆长,老子要重新拿起画笔搞创作,画了半辈子的老虎该突破突破了。”

至于老张就别提了,可以说,提到张思发三个字,陈馆长的脑袋比孙悟空被念了紧箍咒还要疼。见了老张,陈馆长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装醉。原因很简单,老张来文化馆永远只有一件事:找陈馆长报销药费。那么,老张到底有什么病呢?我每次这样提问,老张就无法回答了。如果我问老张哪里没有病,老张一定会呲起牙说,“牙好

胃口就好，”再拍拍裤裆说，“上面会咬不算福，上面会咬下面会搞才幸福。”除了牙齿和裤裆里的那玩意儿，老张从头到脚都是病：脂溢性皮炎、鼻窦炎、咽喉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痔疮、关节炎、香港脚。更严重的，老张说，“晚上老睡不着，梦多，心里乱得慌。”

文化馆原先有一张小报叫《群众文化》，老张是主编，为了在上面发诗歌，我经常要巴结老张。巴结老张是不需要花钱的，听他发牢骚就好了。后来，老张心血来潮，执意将《群众文化》改名为《桃源洞》。不料，改为《桃源洞》财政不给钱了，说既然不搞群众文化，还不如砍了省事，反正是没刊没号的屁报。老张编了二十几年的小报，这一砍，把他的一条老命都差一点砍掉了。

“你看看，”陈馆长有无尽的苦恼要跟我诉说，“钱没钱人没人，这个馆长可怎么当哟？”好在有一把旧二胡可以用来倾诉浩渺的心事，假如二胡说不完陈馆长的痛苦，他还有消愁的一招：找几个老哥儿们杀狗，两碗老酒下肚，什么钱呀人呀，全扯蛋到九霄云外去了。

陈馆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文化馆要是来一个女孩子就好了，女孩子心思单纯，做事细致，小鸟依人，想飞也飞不高。”

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女孩子了？”

陈馆长收好二胡的马尾弓，抬头跟我挤眉弄眼，“是啊，比如师专的花季就不错嘛。”

我忽然明白陈馆长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了，因为他知道我跟花季的关系。

2、花 季

自从高一那年有了桃花梦，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因为我既没有听课也没有做作业，在教室里尽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老师对我无可奈何，我不闹事，也没有恶习，也不是不读书，只是不读课本。后来发展到一种程度，下课铃一响我就出去，别的同学全都还在教室写作业，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老师从不管我，那些险象丛生的作业我根本做不来，这一点，每一个老师都心知肚明。

勉强念完高中，什么也没考上。但我不愿意复读，复读也没用，整天在家无事可干，抓一本闲书发呆，看着太阳从西墙晒到东墙。那时候我妈还在师专食堂上班，除了唉声叹气她什么也管不了我。这样迷迷糊糊地玩了两年，一天，一个在厦门玻璃厂打工的同学写信给我，说厂里还在招工，如果我想去他会给组长介绍。跟我妈要了几百块钱，

擦一擦她用的一个人造革皮包，准备去车站买票。这个人造革皮包陪伴我妈几十年，小时候，她一下班我就接过它，因为包里可能藏有一个馒头或者花卷。

开往厦门的中巴车空空荡荡的，除了司机和后排的两个老太太，就是二号的我和一号的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子。两个老太太吃了晕车丸，车一动就呼呼大睡，司机没有说话的对象，这样，车上就有点儿怪异，到处是空座位，一男一女却挤在一堆。司机从后视镜窥探我们，他拿不准我们是什么关系。女孩子靠窗，她几次站起来往后张望，考虑要不要坐到别的空位去。

她细细的脖子和尖尖的手指让我心动了一下，“你也去厦门？”我有点儿好奇，“你这么小不可能去打工，现在又不是开学的时间，你去厦门探亲？”

“我是去厦门治病的。”她干脆利索的回答跟瘦弱的身体极不相称，“你呢？你既不像打工仔又不像读书郎，难道去厦门相亲？”

“打工。”我展开手掌，对着上面的纹路说，“我高中读完，在家玩很久了，不打工怎么行？”

这时，车已经进入连城县城，“看，冠豸山。”女孩子指着窗外远处险峻的山体说，“你来过吗？我们学校少先队活动我来过一次。”

“我对山山水水提不起劲。”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你没听说过吗？”

“我既不是仁者，也不是智者，我是一个俗人。”

女孩子不再说话，目视缓缓后退的起伏山峦，过了文亨收费站，黄泥冈上全是长不大的盆景式松树，没什么可看的了。她端正身子坐好，关上窗，捋一捋被吹乱的头发，大人那样慢悠悠地说：

“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吧，我从小体质就特别差，小学到初一，一年中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学校上学，其他时间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医院。可是，我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孩子，落下的功课总是千方百计要补上，在家也拼命看书、拼命写作业。功课是跟上了，视力又掉了下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左眼一阵阵漆黑，不由尖叫起来。

桃源没有专门的眼科医院，我爸带我去找了几个医生，都叫我少看电视、不要玩电子游戏、读书姿势要正确，然后开一瓶眼药水给我自己回家去滴。好在眼药水我爸也可以用，他眼睛忒差，常年用眼药水。眼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去年暑假，姐姐陪我去厦门眼科医院检查，你猜是什么，天哪，视网膜脱落，我当场就晕了。做完手术我

回家静养，书是读不成的了。治眼睛很麻烦的，经常要检查，前两个月刚去一趟厦门，你瞧，现在又得去了。”

“怎么没有人陪同呢？”

“谁有空呀？我爸要给农民上课，我姐忙着做生意，我妹呢，哼，她太小了，吵着要来也不让她来，她哪会侍候人呢，我侍候她还差不多。”

“就没有其他人？”

“还有谁？我妈不在了。还有一个没结婚的姐夫，哎呀，就别提我姐夫了，他身上那股臭味，站在我旁边连饭都吃不下。”

“你姐姐的男朋友？”

女孩子用手背捂住嘴吃吃地笑，“什么男朋友，我姐姐是童养媳，还没圆房罢了。”

这么小的女孩子居然会使用“童养媳”、“圆房”这样的词，我十分惊讶。“他是杀猪的？”

“杀猪就好喽，天天有肉吃。他是补鞋的，专补女人鞋，要多恶心得有多恶心。”

她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好像是她的表情，还是她的眼神。这么想着，我就问她，“你叫什么？”

她咧嘴一笑，“我姓陶，陶渊明的陶，叫我花季好了。你呢，你叫什么？”

“我叫方立伟，不过，不过人家都叫我哑巴。”

花季盯住我的嘴巴说，“你的咽喉有问题？”

“不，我不爱说话。”

花季一拍精瘦的大腿说，“沉默好，沉默是金，我就喜欢沉默的男人。”

我的脸有点儿发烧，“能说会道总是好的。”

“好什么呀。现如今的男人，比演讲、比口才，就是不比智慧、比才华，只要打开电视，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各种各样的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男人都在耍嘴皮子，还自以为幽默，以为潇洒。我最烦这些男人了，他们好比煮熟的鸭子，就剩一张嘴硬。”

“你人虽然小，说话很有大人的味道了。我是心里有话，不想说，让它烂在肚子里。”

“上车第一眼见到你我大吃一惊，你太像年轻时候的周润发了，就是演《上海滩》那时候的周润发。”

“是吗？”

“是呀，一头流利的短发，两道微蹙的浓眉，一张坚毅的脸庞，一双传神的眼睛。表面自然，毫不夸张，内心怎么说呢，波涛汹涌吧。”

“可是，周润发是影坛绝无仅有的传奇，而我仅仅是个准备去打工的落榜生。”

“呀，打工仔怎么啦？人生是会变化的，周润发原来在剧组是个拎道具的，有一次摔跤摔得漂亮，被导演吴宇森看上了。”

这么不着边际的闲聊，车就上了高速公路，那个车水马龙啊，那个叫人心慌意乱的车水马龙。胸怀出门在外的孤独，就有找人做伴的愿望。我问花季：

“你要在厦门呆多久？”

“就住一个晚上，明天跟这趟车回桃源。师傅，明天几点在哪里等你的车？”

不知为什么，听花季这么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上了高速，司机就全神贯注了，他目不斜视地说，“九点之前你一定要到桃源驻厦办来，车可不等人。”

花季问，“驻厦办在哪儿？”

“就在厦禾路，离眼科医院近得很。要不然，你也住到驻厦办，这样不就方便了？”

“有地方住吗？”

“怎么会没地方住？又不是九八厦洽。便宜，标间一人才五十块。”

“噢！”花季转头问我，“你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要先去玻璃厂找到同学，才能决定下一步的事。”

司机说，“玻璃厂？玻璃厂好像在杏林，你在海沧下车，再转公交车去杏林问一下。”

我以为，跟花季认识之后，再见面就需要一种更深的机缘，出人意料的是，当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花季，真是世事无常啊。

到了海沧，司机叫我下车。这里有个公交车停靠站，上面写着“石塘站”，大中午的，站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呼啸而过。我想象中的特区不是这么冷清的，转身远眺，一排绵延的店面竟然全部卖油画。我挑一家气派的进去瞧瞧，画的全是裸体女人，全身的血泵的一声全部涌上脑袋，我有点晕了。如此大幅、如此众多的裸体画展现在眼前，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一双穿高跟鞋的裤管从楼梯

一步一步下来，我赶紧深呼吸几下，等女老板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已经恢复了平静。女老板长相端庄，只是鼻翼两侧有几粒细细的雀斑，她和颜悦色地问：

“小伙子，相中哪一张了？”

“不不不不，我要去杏林玻璃厂，路过这里，随便看看。”

女老板一指路边一辆黄色的面包车说，“你瞧，那就是去杏林的。”

我找到玻璃厂的时候，正好是下班时间，工人洪水一般涌流出来。我站在厂门口，马上就被冲到门边，我尽量伸长脖子，企图从茫茫人海中辨认出我那相貌平庸的同学。可是，我的希望也跟着下班的工人一点一点流走了，人流越来越稀落，我挡住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道：

“请问，您认识方海升吗？”

“方海升？”他转向身边的人，“你们谁知道方海升？”

一个姑娘高声说，“我知道，就在我们车间，好像是桃源来的。”

“对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在我心目中顿时有天使般的美丽，“他现在在哪里？”

天使一抬手说，“下班了。”

“他住哪里呢？”

天使抓抓头皮，翻起了白眼，“晕，他是男生哪，我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要不你问问他们。”

这时才察觉，大门外就我们俩人，想问都没地方问。一分心，连天使都走远了。我愣在原地，方海升既没有给我留电话，也没有给我留住址。几个小学生围住我指指点点，我下意识地整整衣领，小孩越围越多，他们一个个乐得前倾后仰。我恍然大悟，他们是在取笑我手中的人造革皮包，这种古板的款式现在已经绝迹，由一个小年轻拎着它确实滑稽可笑。羞耻感充满了我，强化了内心的自卑，一股愤懑突破喉咙，转化成一声呐喊：

“看什么看？看，看，看个屁！”

我有两个麻烦的毛病，一激动就口吃，一激动就流鼻血。这么一吼，我的鼻腔就痒了，赶紧仰起脸，从裤袋摸出一叠餐巾纸，摘一节拧成绳状塞进鼻孔。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找同学吗？我不愿意自取其辱，走吧，离开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地方。乘车到厦禾路，一抬头就看到大大的招牌，“桃源市驻厦办”。

登记完住宿，到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开心果、巧克力之类的零嘴，我轻易就找到花季的房间。花季见敲门的人是我，兴奋地将手中的病

历举到我眼前，“快看，医生说我下次不用再来了，可以安心读初二了。”

那个晚上我们聊得很开心，还知道我比她大六岁，我很多年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不知不觉夜深了，我要回自己的房间。我问花季：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她说，“好啊，我没有哥哥，多一个大哥多好。”

临别时，我抱了一下花季。我发誓，那是天底下最纯洁的拥抱，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一个丫头，任你是世界第一色魔也不会产生邪念的。

回到桃源，我就进了阿强的液化气店扛罐子，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工作。我是一个男子汉，怎么好意思靠一个食堂做饭的母亲来养？阿强对我不错，工资不断地加，还给我买了保险，后来我妈下岗，母子俩就靠我的收入过日子了。这么一干，十几年青春就像液化气似的烧没了。

十几年来，我再也没见过花季，液化气店送气是分片的，花季家所在的武陵村不在我负责的片区内。

3、初 恋

送气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工作，自然会遇上很多年轻的异性，但都没有激起我的热情，我宁愿选择独处。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我的期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旷。事实上，有女孩子注意我，我总是回避约会，好比一个有肝病的人回避吃肥肉。

我们液化气店的金牙齿姓金，因为镶了一颗金牙齿，大家就干脆叫她金牙齿。金牙齿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她属于那种骨感美人，穿什么都好看。金牙齿来我们店做财务之前是开衣服店的，她很有女人味，衣着明显比别的女孩子得体。我还记得她第一天来上班穿的是一身黑色套装，脖子上围一条红色的纱巾，俏皮中带着庄重，让人过目难忘。

金牙齿对我是有意思的，这一点傻瓜都能看出来，何况我不是傻瓜。金牙齿能说会道，店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的扯上我聊几句。她爱嗑瓜子，请我嗑我不嗑，嫌麻烦。后来弄到什么程度，她把瓜子嗑好放在一个茶杯里，请我吃瓜子仁。我想，我不能再含混其词了，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小金，你那个，我那个，不合适。不骗你，不合适。”

金牙齿的眼睛滴滴溜溜地在我身上转，笑着说，“什么不合适？我请